

盛世才勾搭史達林

李郁塘

——堯樂博士傳之十七

率省軍掃蕩馬仲英

民國廿二年九月廿日，盛世才在省城迪化召開軍事會議，否認羅文幹部長在吐魯番跟小司令馬仲英協議的東疆和平議案，想採取速戰速決的軍事行動，一舉將馬仲英擊潰，最後驅逐馬仲英出境，攆回河西走廊老家，以除後患！這是盛世才打得最如意的算盤，然而馬仲英豈是簡單人物？能讓你盛世才任意擺佈嗎？

迪化跟吐魯番兩地相距僅一百八十里。尤其兩地之間的要津大坂城，當時尚在馬軍駐守之中，而迪化城中又是回民聚居之地，城中居民又大都同情馬仲英，小司令馬仲英乘勢利便，早在城內佈下不少坐探來作馬軍耳目。此所以當盛世才下令扣押了馬軍駐迪化的兩位正式代表後，那些便探一獲省軍採取速戰速決的軍事消息後。便星夜趨趕，快馬加鞭，一夜之間就趕到大坂城，向坐鎮城中的馬福元團長報告了緊急軍情。馬團長獲得省方翻臉不認人的軍情後，先以電話稟報小司令馬仲英知情，繼之再護送坐探趕往吐魯番城內向馬仲英據實詳報。

小司令馬仲英原想根據中央大員羅文幹氏之安排，就任東疆警備總司令，過三、五年的短暫和平日子再圖後舉；於今羅文幹部長的安排既不算數，而省方又用兵在即，他的應對策略就是即時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來應付盛世才的速戰速決的戰略，展開盛、馬二次大戰。

吐魯番建有回漢二城：漢城建於唐初，因歷史久遠又稱老城；回城建於清初，歷時較短又稱新城。漢城的建設旨在保護漢族官吏與居民，但因歷代戰亂，漢族人留居城內者寥寥無幾，自民國以來就變成當地軍營；回城內的居民以維族為最多，回族人次之，且闢為商埠所在地，城內商賈雲集，市街繁華，縣政府與警察局均設在城內。侯堯樂博士進軍該城後，為了與居民打成一片，他的司令部亦設在新城內。到了馬仲英兵敗紫泥泉，繞過天山主峯轉葛老峯來會堯樂博士後，堯氏就將老城撥歸馬仲英作為整軍經武的大本營。馬仲英此次召開緊急應變軍事會議，就是關起老城城門，專召馬家軍官的會議；竟將作戰多年的伙伴堯樂博士屏諸老城門外，不得與聞軍機要務。

馬與堯樂分道揚鑣

堯樂博士遭遇小司令馬仲英如此見外，就知他們兩人從此要分道揚鑣，各走各路了！這也難怪，蓋因士各有志，道不同，就不能相與共謀了！在堯樂博士來說：他只反對亂殺無辜、暴虐不仁的金樹仁，於今金樹仁垮臺下野遠離新疆，他的反金目的已達；至於誰來當省主席與邊防督辦，那是中央政府的職權，其他地方人士都不應過問。當前中央既任命劉文龍當省主席，盛世才出任邊防督辦，凡我新疆人都應遵從奉行，何能再來反對呢？

然而小司令馬仲英則不作此想！他率軍由甘入新，所謂撥維救教（穆斯林），僅僅是冠冕堂皇的一個藉口而已！其真正的目的，卻在取代金樹仁的邊防督辦與省主席的地位。於今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將金樹仁逼垮下臺，但所遺高位卻被盛世才近水樓臺，漁翁得利！他何能甘心，而不反盛世才呢？在十日前他接受羅文幹部長的監督，就任了新疆東疆警備總司令之職一事，一則顧全中央大員的面子；二則維護他與堯樂博士

的情誼；三則自己年事尚輕，容後再展鴻圖。不意他屈己全人的和談墨汁未乾，省方代表李濟等保證言猶在耳，主持和議的大員羅文幹部長尚在伊犁，而盛世才竟然翻臉相向，再起干戈，這何能不讓馬仲英義憤填胸，怒不可遏呢？因此馬仲英在此次軍事會議中，除了一面大罵盛世才是說話不算數的小人之外；一面鼓勵卅六師所有幹部，來作破釜沉舟之志，不作對不起河西父老之企盼，要跟盛世才週旋到底，不把盛世才打垮下臺誓不甘休！堯樂博士被馬仲英屏諸緊急軍事會議門外，堯氏認為是理所當然，不覺得有什麼不對！相反的憑添不少的惆悵！衷心歉疚！回憶三年多來，他們兩人推心置腹，無話不談；尤且多次敦勸馬仲英勉從其意；請他以全疆生靈為重，力避戰火，委屈求全；然而省方卻每每和議告成之後，迅即翻臉成仇，再起干戈，使馬仲英吃過不少的虧。凡此種種令馬仲英忿懣惱怒的事，其咎固不在堯氏；但堯氏介身其間，終難阻止盛、馬二次大戰，其內心確實是不好受的！

四掌相握一別永訣

正當堯樂博士滿腹愁悶，鬱鬱寡歡，難以言宣的當兒，小司令馬仲英和往常一般排闥直入，親自過訪。馬一見堯的面便開門見山，語重心長的說：「從現在起，我和盛世才已成誓不兩立的敵體，在新疆境內，有我無他，有他無我！我要跟盛世才背城借一，一決雌雄。我若戰勝，你我自然後會有期，也會合作無間；否則的話，我馬某人既無顏再見河西父老，也不願重返哈、鎮舊地

重遊！若到那樣境地，我將海闊天空，任意遨遊，再也不談什麼功名事業了！然而貴部官兵都是土生土長於新疆境內的維族人，若再戰敗要他們遠離故鄉浪跡天涯，去過不着邊際的飄零生活，他們是難以想像與適應的。因此本人經過再三考慮，覺得來日大戰，不可以再牽連貴部將士捲入此無底深淵，進而妨礙他們今後生活與前程！」

小司令馬仲英這一番話，說得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尤且入情入理，表面上說是為了維族官兵今後生活與前程着想；其實骨子裏正是朝着堯樂博士一人而來的。堯樂博士自民國元年進入哈密回王府服官，已達廿年之久；其後又被楊將軍增新的拔擢，晉入省府服官多年，閱歷很深，識人也廣。他對小司令馬仲英言外之意，何能體會不到呢？同時也體會到這是小司令向他解釋，召開此次軍事未邀他列席的原因。堯樂博士聽畢小司令馬仲英激昂慷慨的解說以後，卻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說他反盛不對呢？事實逼得他非反盛不可；說他反盛對吧，又非自己內心所願！在同情與惋惜種種複雜心情下，只好伸出兩手，與馬仲英四掌相握，同時四目對視良久，竟連一句安慰的話也說不出來，其尷尬的局面即有生花妙筆也難形容於萬一。最後還是小司令年輕性急，他先鬆開雙手，然後急得轉身，只說了一聲「賽拉木」，就靴聲橐橐，頭不再回，默然而去。不意堯、馬二人，就此一別竟成永訣！

回部鐵騎厲兵秣馬

盛、馬二次大戰，揭幕於民國廿二年九月廿

六日，大戰的地點，就是位處迪、吐二城間孔道要津的大坂城一帶。大坂城位於天山分水嶺的嶺頂上，嶺北之水匯成烏魯木齊河，經流迪化紅山嘴出山，注入乾德縣境。乾德就是盛產稻米的三道壩。三道壩盛產稻米，就是因有此水的關係，嶺南之水迤邐南流，匯成白楊河，用白楊溝口出天山，經流吐魯番與托克遜二縣境。吐、托二地得稱天山南麓的糧倉，就是因有此河的關係。

大坂城便建築在天山分水嶺的嶺頂上。北朔迪化、乾德；南扼吐、托兩縣。地勢居高臨下，位置十分衝要，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尤且因該城位於崇山峻嶺之間，只有騎兵才能馳騁自如；其他兵種到此，就難發揮所長，而騎兵卅六師全係騎兵，正好配合此一地利，此外如虎添翼，更有利於馬軍作戰區。當時該城竟在小司令部將馬福元駐守中，因此馬仲英一獲省城坐探的報告，首先下令坐鎮大坂城的馬福元團長嚴加戒備，務必固守該城，不能讓盛世才軍得逞。在緊急軍事會議以後，再指派馬正雲團長率其所部，去增援馬福元；此外再下令潛伏於昌吉山內的馬虎山，率部挺進迪化西郊的妖魔山，作進攻迪化省城的陣勢。尤有進者，即時派出遠探，前往阿山、塔城兩區，知照馬赫英率部南下，採取夾擊省城迪化的戰術。最後下令駐守焉耆的馬世明團長，速辦籌糧餉的工作，好配合進軍省城迪化的軍事行動。九月下旬，秋高氣爽，草肥馬壯，尤其在天山區域正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真正適宜於用兵之時。騎兵卅六師全係騎兵，且是同族戰士，英勇無比。尤且先已佔據了

大坂城，草料給養，可謂予取予求，不虞匱乏。因此在天時地利而言，馬仲英已拔了頭籌，再加上和談破裂，咎在省方食言背信。小司令誓師應戰，語多沉痛悲壯，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氣概。於是全師士氣高昂，無與倫比。在人和方面，小司令也都全作到了。盛、馬二次大戰的勝負不卜可知。

大坂一戰盛軍受挫

盛、馬二次大戰是因省方毀約而引起的，主動方面也在省方。當時省方估計：一因馬仲英在紫泥泉新敗之餘，元氣未復。二因探悉堯樂博士不願再組回維聯軍，僅小司令馬仲英的殘兵敗將頂多有兩千人馬，當時省方主力雖被劉斌帶到烏蘇，起碼徵調三千人馬，還是可以如願以償，並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在三天之內先拿下大坂城，在一週之內攻抵吐魯番。首戰目的地大坂城，距迪化有八十公里。盛世才深知其他將校都不是小司令的對手，乃親自率領步騎砲輜各兵種三千之衆，直抵距大坂城廿公里的柴窩堡，作爲前進指揮所。首先下令巴平古特率歸化軍騎兵直趨大坂城，仍想紫泥泉之戰，一舉將馬軍擊潰往事，予以重演。無如三個月前紫泥泉往事，是因和加尼牙孜見利忘義，出賣陣地，使馬仲英出於意料之外，在腹背受敵夾擊下，才敗下陣來；而此時駐守大坂城的馬福元，不僅事前奉到小司令死守的命令；尤且還是一位智勇雙全的名將。他早已將大坂城周圍挖壕加壘，將整個城垣裝備成鐵桶似的。僅以歸化軍騎兵武力來試戰，當然是白費氣

力，毫無所獲。如果說有所收穫的話，那就是人馬身上有了不少的彈孔。翌日盛世才再加派砲兵前來助攻。砲彈雖能射進城內，但步騎兵仍不能進入城門。就在省方步騎兵砲合力猛攻大坂城時，卅六師由吐城增援的馬正雲團適時趕至。盛世才深知騎兵在山區作戰行動迅速，如抄到省軍後路，爲患不淺，乃卽下令退回柴窩堡，以備來日再戰。不意時經一夜，馬仲英由吐魯番傾巢而出，見天一亮他就親自加入戰團，並下令改守爲攻，以便迎將省軍擊潰。爲了提高士氣，增強戰力，竟然身先士卒，帶頭搶攻；在金鼓齊鳴聲勢下，攻向省軍大本營柴窩堡地方。

盛世才一因小司令馬仲英來勢洶湧，大有銳不可當之勢；二因接得不利省軍的急電消息，說是新委任的騎一師馬德祥師長被卅六師馬虎山團長，誘殺於妖魔山中師部內。這無異說明，護衛省城西郊安全陣地，已陷入敵手。妖魔山與省城近在咫尺，如馬虎山卽時率部進攻省城，東北義勇軍能否達成守城任務，可說大有問題存在。此時的盛督辦盛世才，就要權衡問題的緩急與輕重了。他認爲只要能守着省城，他就是新疆的邊防督辦，省城一陷，什麼都完了！因此爲了固守省城，就得放棄抵抗馬軍之戰。於是卽時下令，以輜重砲兵爲先鋒，以步兵爲中軍，以騎兵來殿後；乘夜色的掩護，一夜之間，由柴窩堡前線退回迪化省城。

退守迪化困坐愁城

盛、馬二次大戰僅在大坂城外，連頭帶尾打

了三天就宣告結束。馬仲英軍佔了上風，但盛世才也未徹底失敗！原因省軍仍能保持實力，完整的退回迪化。對於以後固守省城戰略，發生了莫大的助益。小司令馬仲英雖也予以乘勝追擊，兵臨迪化城下，奈因騎兵卅六師根本沒有重武器，而迪化的城牆，原本垣高壘厚，再加兵堅與盛世才的慎防，馬仲英僅用騎兵所有的輕武器去攻城，那何能攻得下來呢？最後在望城與嘆之餘；只想出斷絕糧源的笨法子，想將省軍困死於城內，令盛世才低頭認輸！盛世才敗退省城以後。他環顧國情，當時正是日本軍閥瘋狂般的要實現他們的滿蒙政策；正在我國東北地方製造滿洲國想來分裂中國國土，把我中央政府搞得手忙腳亂，無暇顧及到新疆境內的亂事；卽使中央有力願及到新疆亂事，也因黃、羅二位大員入新斡旋失效，對盛世才已失去好感與信任。盛世才於今坐困愁城，若想要求中央重新支援，那有人願替他說好話呢？退而再看西北環境，大西北已形成馬家的勢力範圍，而西北馬家不是馬仲英的同譜兄弟，就是同宗叔姪；不插手新疆的事猶可平安無事，一旦插手其間，不論公誼私情，都要站在馬仲英的一邊。盛世才再傻也不會向馬家去求助的！最後論到新疆境內的地方力量。當地各區行政長（專員）不是兩湖籍，就是甘肅人。而盛世才當時正與甘肅人（西張張培元、東馬馬仲英）作戰；跟兩湖人成仇（槍殺陶明樞，敵視劉文龍），那還有地方力量，願爲盛世才「勤王救駕」之事出現呢？

鋌而走險求俄援助

綜上以觀，在民國廿二年冬季，盛世才退守迪化，困坐愁城，絞盡腦汁，環肝種情，在國內已沒有一條生路可走了！在萬般無奈情況下，只有鋌而走險，去向強鄰俄帝求援了！他已深知俄帝遠林早已打上新疆的主意，只要去求必會有應的。這就是盛世才為了一己權位之慾，不顧國家利益，走上親俄的路線。夫復何言。新疆邊防督辦的主要任務，就是防阻俄帝入侵新疆；其次才是防英。自清末至民初，每一位主政新疆大吏，無不兢兢業業朝此一目標邁進。於今盛世才因困坐愁城，爲了保權護位，居然放棄國家界以責任，竟向第一號敵人——俄帝低頭求援，這是出人意表的一件大不韙情事！而盛世才一向陰險奸詐，他在人前不僅要沽名，他在人後還釣譽，自不願負上如此大不韙的罪責；但情勢又逼得他非走上這條路不可。於是他就想出要借他人之口，提出求援俄帝之事；然後他再裝模作樣，在輿論情迫之下，勉爲其難，應允同意。如此這般，就可掩盡新疆人的耳目，免去歷史上罪名。

引誘歸化白俄上鉤

盛世才既決定向俄帝求援之策，當然愈早實現愈好。於是就以召開軍事檢討會爲由，召開了一次軍事首長會議，好讓出席會議的將校們提出向俄帝求援議案。會議開始是以檢討大坂城無功而退爲開場白。發言之人相當踴躍，有的說：此次進攻大坂城無功而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省軍主力被劉斌參謀長帶到烏蘇，因兵力不足，致未能一鼓作氣，將大坂城拿下。有的謂：因我方騎

兵太少，致無法截堵橫衝直闖的馬軍，爲鞏固省城的安全，才作迅速撤兵之舉。以上發言原就是引言，盛世才爲了引入正題，要人提出求援之議。

他接著指正的說：「往事已矣，今後我們如何應敵？」出席會議的人們都知道盛督辦有獨斷專行的個性，也知其深沉險險，話說好了無功，話說壞了有過，甚至可能殺身；大家爲免禍從口出，大都默口不言。其中只有歸化軍指揮官巴平古特要爲白俄人求生找出出路，在此時期特提出建言：爲了疏解當前之急，由督辦下令徵召散居於塔城與阿山兩區的歸化族邊組成軍，就可組成一支騎兵勁旅。原因歸化族原都是鐵騎出身，一上馬就可打仗。盛世才一聽巴平古特的話，那是爲白俄人找出路，不是爲省方想辦法。接下就追問了一句：「有了人馬，沒有槍彈，又將如何？」這是一句雙關語，一面反駁巴平古特，一面要引巴平古特上鉤。

巴平古特果然入彀，接下就說：金前督辦會向蘇俄訂購有一批軍火，迄今尚未如約運到新疆。督辦何不派人再跟蘇俄接洽，將這批軍火，儘

快運來，豈不就解決當前所缺軍火問題了嗎？」

盛世才一聽巴平古特之言正合己意引入正題。在心喜之餘，還要裝模作樣，慎重其事的發問：「那麼在座諸君，各位將校，以爲如何？」

要請史達林撥軍火

這時在座的外交署長陳立德與空校校長姚雄認爲這是他們留學俄國的人出頭露面大現身手的機會來臨，乃接下就說：「若論解救困境，這可說是最有效辦法。敬請督辦裁奪！」

盛世才一看向蘇俄求援之事有人附議，內心就踏實的多了。接下就以勉爲其難的口氣向在座的人說：「大家既然心同此議，意同此理，我也只好尊重大家的高見，朝這條路上去走好了！」

會議散後，盛世才立即派遣外交署長陳立德和空校校長姚雄二氏爲求援代表，乘飛機往莫斯科去見俄酋史達林，請求蘇俄政府按照金前督辦樹仁所訂購軍火前約，從速將所購軍火運交新疆省政府。這便是盛世才初度通款於史達林的由來。（未完待續）

編輯報告

編者

△讀者孫景泐先生來函指正，本誌七月號（二十六卷一期）二十四頁第三段第二十一行「此時城防守備部隊之五十二軍」應爲五十三軍，特此更正並向孫先生致謝。

△黎玉璽上將「長懷桂永清將軍（下）」（二〇〇期）文內有三點更正：（一）八十三頁標題應爲「重建海軍宏規」。（二）八十三頁第三段第二行末句「海軍雷電學校」係「海軍雷電學

校」之誤。（三）八十五頁「保存艦隊」係「現存艦隊」(Fleet in Being)之誤植。

△讀者王濟平先生來函補正八月號十七頁第三段第十行「張作霖的感情世界」文中，軍法處長係顏文海，字百川，民國二十一年，二年曾主持軍委會北平軍分會軍法工作。

△讀者王文稷先生來函指出：五月號（二〇七期）三十四頁第二段一筆者於成都西北約十華里之灌縣」有誤，應爲約九十華里。特此補正。